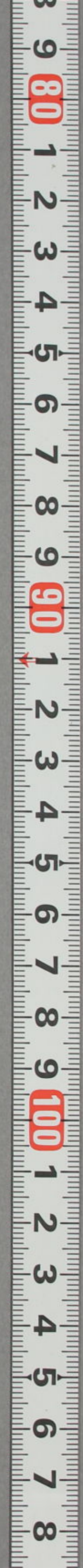




論語徵集覽

四

服部文庫
117
247
4



117
247
4

論語徵集覽卷之四

論語徵集覽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之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輯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古鄭玄曰里者仁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為美
美鄭玄曰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知
里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得為知矣

居求下作善

我非生而知之者見述而篇先王法言已見

以處身者而不於仁豈得為知乎此言居之不美
輒遷徙處身失其所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多失於不仁是不智之甚也斯之謂不知類也
徵里仁為美古言孔子引之何者里訓居孟荀可
徵焉居仁曰里仁非孔子時之言故知其為古言
也擇不處仁焉得知孔子之言也何以知之變里
為處也宋儒多謂孔子生知不假學取諸胸中以
言殊不知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又曰非先王
法言不敢道也豈不較然著明乎哉而不與己心
合則謂孔子自謙而勉人何其自信而不信聖人

孟子引此見公孫丑篇居仁由義離婁篇居天下之廣居滕文公篇

荀子大略篇

之言也孟子引此章之言而曰夫仁天之尊爵也
人之安宅也又曰居仁由義又曰居天下之廣居
數言而不已蓋本於此古之學問守先王之法言
至孟子雖多所發尚有孔門之遺者若是焉趙岐
註孟子曰里居也可謂善解孟子者已荀子曰仁
有里義有門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
而由之非義也註虛讀為居聲之誤也豈不然乎
鄭玄解論語曰居於仁者之里是為美猶之可矣
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知古今言雖殊
安有謂仁者之里為仁焉者乎可謂諺矣朱子

居仁由義

居天下之廣居

三月不違仁雍也篇

卷二孟子離婁篇

有仁厚之俗為美寔哉。好居仁。眾美皆臻。故曰里仁為美。如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豈不然乎。後儒不識古文辭。就里仁上見美。殊不知要之將來也。擇不處仁焉。得知與知者利仁。其義相發。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故聖人之道。仁莫尚焉。知之而不疑。是謂知。孔門之教為爾。凡知者必有所擇。故曰擇。非必擇居之謂也。且古人皆士著。擇居之事至少矣。且二十五家為里。里有仁厚之俗。不近人情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

古孔安國曰。久困則為非。孔安國曰。必驕佚。包氏曰。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王肅曰。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

新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為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

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持。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幾於利之也。

古義約困也。言不謂以仁為利。而行之。言安仁也。安謂安而樂也。言不謂以仁為利。而行之。言安仁也。

與道為一故處約樂也
不夫故能處約樂也
其德故久處約則濫
猶身之安衣足之安履
謂安知者之於仁猶病
不能常與此相安然深
利夫飽仁義者不願膏
備於我而富貴貧賤不
之足云哉

徵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貧賤事
每減削故曰約富貴養可佚樂故曰樂不仁者志
在己之安利故久困則為非長樂必驕佚仁者之
於仁如四體之欲安佚時或離之輒復思之知者
之於仁如小人之見利雖有不便勉強求之朱註

仁人心也孟子
告子篇如浮雲述
而篇

失其本心又曰非外物所能奪以仁為本心以富
貴為外物本於仁人心也於我如浮雲然仁人心
也孟子性善之說其實謂仁根於心也於我如浮
雲謂不義之富貴耳宋儒之說流於老莊學者察
諸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古孔安國曰惟仁者
能審人之所好惡
新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
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
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
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古義仁者以愛為心故
不及惡惡也

則善者固得善惡不
之心待人則善者未必
惡此所以惟仁者能好人惡人也論曰宋儒以仁
為理故以好惡當理解之即明鏡止水之意也蓋
以無情視仁無欲解仁而不知仁之為德雖有淺
深大小之差而未有不愛人之心而出者也故
唯仁之愛之人而後能好惡得當而不至於有刻薄
褊私之弊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仁者之所
以能好惡人而與好惡得
理者不可同日而語也

徵 仁人之於民如和風甘雨之被物物得其養而
莫不生長故其好人惡人皆有益於人也好之至
用之惡之至退之用之使民被其澤退之使民免
其害是好惡之有益於人也是謂之能好惡人言
其盡好惡之用也朱子曰當理而無私心程子曰

得其公正仁者之好惡人誠公正而無私然以公
正無私求之者所以求之愈遠焉且其公正無私
豈能盡好惡之用哉苟不盡好惡之用可謂不能
好惡已孔安國曰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古來
相傳之說不可易者若是邪大學曰民之所好好
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是也然豈從
流俗之謂哉以安民為心之謂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註 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
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
苟苟誠也志者心之所
無為惡之事也楊氏曰苟
其心誠在於仁則

也然而為惡則無矣。古義言心之所向。纔在於仁。則寬厚慈祥。與物無忤。故自仁實德也。纔志於仁。則寬厚慈祥。與物無忤。故自無為人之怨惡。為枉道。故解無惡。以為無為惡之事。恤人之怨惡。為枉道。故解無惡。以為無為惡之事。矣。此非聖人之意。蓋已有可惡之實。而為人所惡者。固其道也。改之可也。已無可惡之實。而為人所惡者。雖君子所不得免。然聖人每教人以無怨惡。于以容悅。而反為人所賤。其唯志於仁。則不求為人所容。而寬裕慈惠。人自不怨惡焉。此聖人之所以貴無怨惡也。詩曰：在彼無怨。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夫子又嘗答仲弓問仁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又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聖人之意。可知矣。

徵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能

顏淵篇仲弓問
仁子曰：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在
邦無怨。在家無
怨。

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此古來相傳之說。莫尚焉。蓋註：苟誠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誠字作誠實之解。非也。孔曰：誠能審其為語助矣。朱子尚疑其人。雖志仁而未免有惡。故解苟為誠實耳。然苟訓誠實。它絕無之。可謂鑿矣。仁齋先生曰：纔志於仁。則寬厚慈祥。與物無忤。故自無為人之所惡也。其解苟字得之。然其所疑亦如朱子。故發惡字去聲。而引孔子答仲弓。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然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何翅一而已乎。故其所疑

見大矣... 禮記卷之四

終亦不能釋然焉。殊不知聖人之言。王教誨英也。故曰。苟能志於仁。則雖有惡。亦終歸於無惡焉。後儒但見言之當否。而不知聖人教誨之道也。大氏去惡不如求善。罰惡人不如用善人。去疾不如養元氣。天下之理一矣。故教誨之道。不欲人之務自去其惡。唯心在善。則自然無惡。况仁者眾善之長。志於仁。則無惡。要之其終之辭也。古註為得之。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

孔安國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孔安國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為君子。馬融曰。造次。急遽。顛沛。偃。不違。急遽。偃。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明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必以其道。故苟不以其道。則雖得富貴。而不處。得

貧賤而不去也。所謂道者，即此也。故下段終言此。孟子稱伊尹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不顧也。若去仁，則何所成其名乎？造次急遽之意，顛沛偃仆之貌，此申言終食之間，其無違仁如此。非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此又言仁者安仁之意。或曰：仁之德大矣，何獨以富貴貧賤言之耶？曰：自古之人，固有見危授命，犯顏諫爭，奮然不顧身者。然至於富貴貧賤，取舍之間，則不能不殉物而動心。唯君子之心，常安於仁，故不處於不可處之富貴，而不去於不可去之貧賤。此其所以首而言之也。而至於終食無違，造次顛沛，必於是，則端言仁之成德也。

微 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朱子曰：謂不當得而得之，是唯解字義已。苟唯解字義已，則未可以為人師矣。仁齋先生曰：所謂適者，即仁也。不處與不

陽貨曰見孟子
滕文公

去。豈容一其解乎？蓋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此言得富貴之道，即仁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得貧賤之道，即不仁也。仁則安富尊榮，不仁則反之。古聖人之教，皆爾。陽貨曰：為富不仁，為仁不富。是小人之言。孟子引此，可謂好辨之過也。夫小人之富，千金萬金，非取諸人，則不積諸己。君子之富，千乘萬乘，人服人從，而安富尊榮，均之皆有其道矣。然君子之所以名富，既不與小人同，故所為其道亦殊也。不仁而得富貴，是不以其道也。不可以為君子。故不處仁而得貧賤，是不以其道也。不處

於為君子故不去。君子者有在上之德者也。故君
尚諸子以名之。為人君止於仁。是在上之德也。君
子而未仁。是雖有君子之名。而其實未成。故曰惡
乎成名。後世儒者惑於陽貨之言。而不知聖人之
心。故其道二字之義。終然不明矣。此章之言。相承
之序。所以不順也。唯仁齋先生之解。可謂不得其
辭。而得其心者已。孔子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又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與此章
之言。實相發焉。蓋命也者。自彼而至者也。非我求
之者也。不以其道而得富貴。是求富貴者也。故不

不知命堯曰篇
富而可求也述
而篇

處不以其道而得貧賤。是不求而自至者也。故不
去。知命而後。其心一於仁。一於仁而後。君子之名
可成。此其所以相發也。馬融曰。造次急遽。顛沛偃
仆。朱子解本諸。但曰。顛沛傾覆。流離之際。此其意
以沛然流水貌。故取流離之義。殊為牽強。蓋古言
於音而不於義者多矣。顛沛或顛覆之轉音。豈容
以字解乎。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即依於仁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
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
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

之見也

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安國曰言惡不仁者能
 為優孔安國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修仁者耳
 我未見欲為仁而力不足者孔安國曰謙不欲盡
 誣時人言不能為仁也故云
 新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
 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
 知不仁之當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
 之事而不使少有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
 得而見之也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
 人果能一且奮然用力於仁則我未見其力有
 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易也蓋疑詞有之謂
 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蓋疑詞有之謂
 有用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
 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宋之見
 耳蓋不取終以易而難又難其人之莫肯用力於
 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

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
 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古義尚加也言好仁者天下何善加之若夫惡不
 仁者誠知不仁之可惡猶惡惡臭亦可以為仁矣
 然不使一毫仁之由己而由人哉苟能一日用其力則
 有間矣為仁由己而由人哉苟能一日用其力則
 仁斯至矣蓋疑辭言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或
 不足者哉然我未見之也耳再言此以斷無有力之
 有之矣然我未見之也耳再言此以斷無有力之
 不足者哉然我未見之也耳再言此以斷無有力之
 也者仁者視人之不善猶哀憫之而欲其與入于
 善也惡不仁者視人之不善猶鷹隼之搏鳥雀必
 痛拒絕之二者甚有逕庭俱謂之成德非也或曰
 夫子嘗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而此亦曰
 我未見者何哉夫仁者人心也何遠之有但仁以
 誠為本夫子難其人者蓋以非仁之難能而誠之
 難致也勉强之所能及此夫子所以言未見也
 誠心非勉强之所能及此夫子所以言未見也
 徵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表記曰無欲而好仁

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此上等之資質。其於仁也。皆不假用力。能爲之上章。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成德之人也。此以好惡言之。乃性質之異。故不同矣。朱註以成德解此章。非矣。蓋好仁者。惡不仁者。皆不假用力。而我未見其人。用其力而力不足者。我亦未見其人。是孔子所以勸人用力於仁也。無以尚之。孔安國曰。難復加也。此贊其爲上等資質也。皇侃疏。李克曰。所好唯仁。無物以尚之也。朱註因之。此釋好仁之心。皆通。但孔安國得諸辭。爲勝。其爲仁矣。言其必能爲仁也。不則其

字矣。字皆不順也。朱註非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孔安國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莫以尚焉。朱註以不仁者爲不仁之事。可謂強矣。能不使不仁者加非義於己。此伯夷之行也。其不爲不仁之人所累。此乃所以用力之易。故曰其爲仁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乎。猶則也。言苟能用力。則人人皆可至。勸辭也。朱子以爲歎辭。非矣。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孔安國曰。謙不欲盡。誣時人爲得之。蓋語其極少也。聖人蒞人之自信。不欲與人爭。故其語氣如此。

朱子加一偶字語勢迥別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孔安國曰黨黨類小人之過當怒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

為仁人之過當怒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

新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

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

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

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

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

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古義黨朋類也指親戚僚友而言此為以過棄人

者發凡人之於過不有無由而妄生者必因其親

戚僚友而過故曰各於其黨正見其不可深咎也

曰觀過知仁則亦足見其就此而猶有可稱者也

孟子曰管叔兄也周公也蓋聖人不深責人之過者以

是其所以為周公也蓋聖人不深責人之過者以

人有自新之途而悔過自改則亦猶夫人故也論

曰人之過也不生於薄而生於厚何也薄則防患

遠害為身之計全而趨人之患緩故得無過也因

薄而過者間或有之然因薄而過者直謂之惡而

不得謂之過也非聖人之至仁則孰能知過之可宥而不可深咎

徵觀過斯知仁矣蓋古語而孔子釋之也言觀群

下之所過以知國君之仁也人眾人也黨鄉黨也

蓋朝廷宗廟之間君子所慎鮮有過矣但其於鄉

黨親戚朋友所在其過不亦宜乎國人皆如此是

且仁人豈必族其有過而知之乎。且觀者猶觀政觀俗。觀人之觀。皆有歷觀意。可謂不穩已。果其言之。是乎。當曰見過。皆不得其解。強為之說者。不可從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古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古義言人之不可不聞道。其急如此。此為託老衰或罹微恙而不肯為學者發。夫道者人之所以

為入之道也。為人而不聞之。則虛生耳。非與雞犬其伍。則草木與同朽。可不悲哉。苟一旦得聞之。則得所以為人而終。故君子之死。曰終。言其不漸滅也。或曰。朝聞夕死。不亦太急乎。曰。不然也。人而不聞道。則雖生而無益。故夫子以朝聞夕死為可者。鼎示其不可不聞道之甚也。何謂太急。

子貢曰子張篇

徵朝聞道夕死可矣。道者先王之道也。子貢曰。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謂孔子之時也。孔子所至訪求。汲汲乎弗已。恐其墜於地也。夕死可矣。孔子自言其求道之心。若是其甚也。後人不學詩。不知言語之道。本若是。故疑其過甚。古註曰。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可謂誤矣。朱註以道為事物當然之理。以聞為真知。以生順死安為說。遂流於老佛。不

可從矣。按蔡邕石經矣作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古無

新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古義

朱氏曰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乎。衣食以取足奉口體雖惡何足恥焉。士而志于道其心既知所嚮矣而又恥惡衣惡食則其終必至於枉道殉物其不足與議道也必矣。

徵士志於道言士必志於道也不連下句而恥惡

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內則四十始仕方物出謀

發慮此士之職得與議政未足與議者不足為士

也。君子從大體小人從小體故士志於先王之道

其心在安民細民以營生為事其心在溫飽故恥

惡衣惡食者無志者也。朱註議於道士安得議於

道乎。程子曰心役乎外內外之說其家言已。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古無

新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古義朱氏曰適專主也莫不肯也此從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事無適無莫可取則取可捨則捨可去則去可就則就唯義之所在非惟我之從義義亦與我相從而離也義者天下至密者也故精義然後能得無適莫非無適莫而義之與從也蓋無適則莫無莫必適不能不倚一偏其無適者異端之不立一法也無莫者俗士之不知所擇也唯君子精義之至無所偏倚而後自能得無適莫焉夫子嘗曰無可無不可蓋無不可之謂無道以存非無可無不可而又以義為主也其謂無道以主之幾於猖狂自恣者謬矣

皇疏范甯曰適莫猶厚薄也

華嚴十行品

徵無適也無莫也何晏曰無所貪慕也今本脫之邢昺以為厚薄朱註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為有據莫不肯也未知何據記幼讀佛經似有此字因搜諸僧得無量壽經華嚴經皆有無

千壽無下無不下無無下無不下無無下無不下無

無量壽經連義述文贊下卷

所適莫之文華嚴慧苑音義引蜀志諸葛亮曰事以覆疎易奪為益無適無莫為平人情苦親親而疎疎故適莫之道廢也人皆樂人從己不樂己從人故易奪之義廢也漢書註曰適主也爾雅曰莫定也謂普於一切無偏主親無偏定疎澄觀疏曰無主定於親疎無量壽經慧遠義疏曰無適適之親無莫莫之疎璟興連義述文贊曰適親也莫疎也乃知適莫為親疎者古來相傳之說而邢昺本諸祇適莫無親疎之義慧苑引漢書爾雅為確親疎之義由比字而生比者親也故以親疎為解者

韓說見筆解
謝說見集註
無可無不可微
子篇

乃論語之意也。故適莫一意如無偏無黨耳。何足以無所貪慕解之者。以此今儒者多不讀佛經。殊不知孔穎達作正義而古註多不傳。佛經疏釋多作於六朝隋唐之世。故苑觀遠輿輦。皆睹它古註。援以解其書耳。如慧苑音義。鑿鑿乎有據。豈後世朱子所能及乎。韓退之謝顯道皆曰。適可也。莫不可也。殊不知無可無不可者。孔子之事非常人。之所能及也。此章者君子之道。泛為凡人設訓。豈可混乎。祇韓愈解下句曰。惟有義者與相親比。得之。蓋言君子之於天下也。孰去孰就。惟有義者與相

天下歸仁顏淵
行五者於天下
陽貨篇

親比焉。是此章之意也。大氏天下歸仁行五者於天下。凡以天下言者。皆主仁其所也。此章乃以義言之。則以語去就之道矣。至思孟以道與天下之人爭。而後動輒曰天下天下。不復主仁。後儒不知古言。故於古書言天下者。漫不之省也。朱子於此章。作一切解。乃至旁與佛老爭義之有無。大謬矣。嗚呼。君子豈無親疎。此特語去就之道耳。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古孔安國曰。懷安也。孔安國曰。重遷。
孔安國曰。安於法也。氏曰。惠恩惠。
新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利君子小人趣。

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爭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古義懷歸也。士者謂身之所安也。刑法也。惠恩也。此言治君子與治小人其道自不同也。懷於德者不以利動惟善是親也。懷於土者有恒產者有恒心也。懷於刑者心樂儀刑懷於惠者惟利是親。君子小人存心不同故其所以懷之者自不同也。

徵君子懷德則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則小人懷惠。

自然符也。君子小人以位言。懷者思而弗措也。如有女懷春之懷。君上懷賢則民安其土。其心不在政刑故也。民輕去鄉者虐政所致也。德政無它安民而已。使民安其生是謂安民。民思恩惠者無恩惠故也。虐政之效也。朱註懷刑為畏法。小人之事。

有女懷春見詩
召南

也。孔安國懷訓安。懷刑為安於法。學齋佔俾以為儀刑典刑之刑皆非矣。皆不識古文辭。四句分為四事故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古孔安國曰放依也。每事依。文據具亦且無利而行。孔安國曰取怨之道。謙山言言斷之贊。

新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古義孔氏曰放依也。依利而行言每事必依倚於利而行之也。多怨謂多取怨也。無怨德也多怨不祥也。君子以義為主。故雖損於人而我怨小人也。以利為本。故雖無損於人反多取怨。中庸曰正己而無怨于人。則無怨。

徵放於利而行多怨。利者非君子之所貴也。主在

上之人言之。放訓。依出檀弓。染木其壤。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

何

古何有者言不難包氏曰人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

新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

之何矣而况於為國乎

古義禮讓以德而言禮以制度而言何有言不難也此言以禮讓為國則人亦化之何難為之有若

不以禮讓為國則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况於治國乎古者專以禮為治國之要典猶後世之用

也律

徵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朱註况於為國乎非矣禮者先王治國之具也言先王為治國故設此禮而今不能以禮讓為國則以先王之禮為何所用乎是有禮而不能用之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

古包氏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

新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古義朱氏曰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人之實此章亦聖人之常言學者之準

則不可不聽受佩服焉

說無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古孔安國曰直曉也章亦聖人之常言也
新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而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謂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

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中也忠者體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也
古義吾道猶曰我之所道也一者不二之謂貫統也言道雖至廣然一而不雜則自能致天下之善而無所不統非多學而可能得也唯者應辭曾子直受之以為己之任猶顏子曰請事此語之謂盡己之謂忠付人之謂恕自竭盡己之心則於人無物我之隔能付度人之謂恕自竭盡己之心則於我身矣曾子以為忠恕足以盡夫子之道也因為門人述夫子一以貫之旨如此夫道一而為萬處雖五常百行至為多端然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處天下之至一可以統天下之善故夫子不曰

不曰理唯曰吾道一以貫之而忠蓋盡已則接
 人必實而無欺詐之念恕以付人則待物寬宥而
 無刻薄之弊既忠且恕則可以至於仁矣豈復有
 他岐之可惑者乎哉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
 曾子特以忠恕明之其有旨哉論曰聖人之道不
 過彛倫綱常之間而濟人為大故曾子以忠恕發
 揮夫子一以貫之之旨嗚呼傳聖人之道而告之
 後學其旨明且盡矣夫子嘗答樊遲問仁曰與人
 忠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夫子
 唯曰其恕乎孟子亦曰強恕而行求仁無近焉可
 見忠恕二者乃求仁之至要而非以忠恕所成始
 終者也蓋忠恕所以一貫之也非以忠恕訓一貫
 也先儒以為夫子之心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惟
 曾子有見於此而非學者之所能與知也故借學
 者忠恕之目以曉一貫之旨豈然乎哉

徵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吾道者先王之道也先王
 之道孔子所由故曰吾道曾子曰唯唯然也如男

然非與衛靈公
 篇唯否否史記
 自叙傳而篇
 正唯述見衛靈
 宋儒謂尹氏說
 公集註

唯女俞俞訓然則唯亦然子貢曰然非與如漢文
 唯唯否否也又難經曰然皆如今人曰是公西華
 曰正唯弟子不能學即後世政爾也皆可推宋儒
 謂曾子深喻之曰唯子貢不能如曾子之唯乃其
 優劣矣殊不知記者有詳畧也果其言之是乎其
 它諸章諸子問政問仁類唯錄孔子之答而已迺
 以為諸子皆不深喻哉可謂鑿矣大氏宋世禪學
 甚盛其渠魁者自聖自智稱尊王公前橫行一世
 儒者莫之能抗蓋後世無爵而尊者莫是過也儒
 者心羨之而風習所漸其所尤亦似之故曰性曰

道非博則不足盡之。故曰博文。欲歸諸一則莫如以禮。故曰約禮。然禮亦繁矣哉。故又教之以仁。仁先王之一德也。故謂先王之道仁盡之則不可矣。然先王之道統會於安民。故仁先王之大德也。依於仁則先王之道可以貫之矣。故不曰一而曰一以貫之。辟諸錢與緼。仁緼也。先王之道錢也。謂錢即緼可乎。是一貫之旨也。宋儒亦有錢緼之喻。以一理為緼。然一理貫萬理。則萬理一理之分。豈容言貫乎。一理貫萬事。則岐精粗而二之。依然老佛之見已。可謂不成喻矣。忠恕者為仁之方也。故曾

錢緼之喻見大全朱說

堯舜之道云云孟子告子篇

後儒諸說散見集註及大全

子云爾。然忠恕豈能盡先王之道乎。由此以往庶幾可以盡之。示之以其方也。故而已矣者。非竭盡而無餘之辭。亦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豈盡於堯舜之道乎。亦言由此則可以盡之耳。此章之義。後儒或以為一理。或以為一心。或以為誠。其謂之一理者。昧乎貫字也。其謂之一心者。不知先王之道也。其謂之誠者。僅謂動容周旋中禮耳。不知孔子之所為道也。忠者為人謀而委曲周悉。莫不盡已之心也。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謂也。皆以與人交者言之。仁之為道。亦在與人之間。

三忠恕朱子說
見大全

而長之養之。匡之成之。使各遂其生者。然仁道至大。非門人之所能。故以忠恕示其方也。如舊註。天道也。人道也。體也用也。天之忠恕也。聖人之忠恕也。學者之忠恕也。皆堅白類耳。任口而言其理。則莫有不可言者。然求諸古言。豈若是其恣乎。可謂道之賊已。皇侃本貫之下有哉字。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古 孔安國曰：喻猶曉也。○**新**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

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古 義喻曉也。猶言君子小人所好不同。故心之所趨從。殊君子之好在於義。故其曉於利也。亦甚速。小人之所好在於利。故其曉於義也。亦甚速。學者以此自省。則庶乎不至為小人之歸矣。

微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者。在上之人也。雖在下而有在上之德。亦謂之君子。小人者。細民也。雖在上而有細民之心。亦謂之小人。義者。詩書所載先王之古義也。古之人據先王之古義以裁決事之宜焉。古學既亡。人妄取諸已臆。謂之義。非義之義也。後儒解義以宜。以裁決皆其端耳。其

書曰已見

孟子曰離婁篇傳曰已見

義以方外易文

言

大義滅親左傳

隱公四年

不仕無義微子

篇

易曰繫辭

源昉於誤讀孟子以羞惡之心為義耳。子曰義者天理之所宜。以此而贊義。何不可之有。苟不本諸先王之古義。將何所取乎。禮義一類。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傳曰。詩書義之府也。可以見已。歷觀經傳。有禮之義者。此先王所以制禮之義也。有以人臣言之者。如義以方外。大義滅親。不仕無義。及出處進退之義。是也。有以利對言者。如此章是也。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蓋民以營生為心者也。其孰不欲利焉。君子者奉天職者也。理其財。使民安其生焉。是

先王之道之義也。故凡言義者。雖不與利對言。然莫不歸於安民之仁者。為是故也。故義者士君子之所務。利者民之所務。故喻人之道。於君子則以義。於小人則以利。雖君子豈不欲利乎。雖小人豈不欲義乎。所務異也。宋儒以為語君子小人所自喻者。乃曰。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是其意謂聖人洞見其心焉。果其說之是乎。君子小人。其心判然霄壤。雖聖人終不能化小人也。於是乎惡惡之心。勝而先王孔子之仁。斯焉。豈不悲乎。觀書盤庚。專以生生喻之。喻民之道。自古為爾。喻君子。利而後

張儀蘓秦之術行於天下也。宋儒貴心，動求諸己。於義利之辨，剖毫剖釐，務探心術之微，究其歸。不過於徒評論是務耳。孔子之言，豈其然乎。學者察諸心，果其為之畏乎。心人其必以然。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古義 氏曰：思與賢者等。新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亦責人而忘自責矣。古義：朱氏曰：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此言見人之賢，不肖皆不可不反求之於己也。人之常情，見賢則必忌憚之，見不賢則必譏笑之，非惟不知反求於己，適足以害其德也。

夫見賢而不思齊，無志者也。見不賢而不內省，無恥者也。無志無恥者，所謂自暴自棄者，而不可與有為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古義 包氏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包氏曰：見志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而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疾而趨，起敬起孝也。古義：幾微也。幾諫，謂以諷也。不違者，謂姑順父母之意，而不遂己之諫也。勞，慰勞也。不怨，謂姑順父母之意，而不遂己之諫也。

道尤忌徑直要在微婉其詞以委曲諷之焉耳
若父母有過而不諫則陷親於不義諫而忤親之
意則亦為不孝唯能敬能榮不違不怨而後為能
得事父母之道也苟如此則父母之心亦有所感
而諫得行也

徵事父母幾諫朱子引內則大得古學之意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古鄭玄曰方猶常也

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所在而無憂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古義鄭氏曰方猶常謂可遊之方也人子遠遊則為日久廢養多而不能使父母無倚門之憂故曰

不遠遊其遊每有定所而不事漫遊則無所貽憂故曰遊必有方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可謂能發孝子之心也

徵遊必有方如博學無方之方鄭玄曰方猶常也為得之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古鄭玄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改於父之道非心所忍為

新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

古義此章重出者蓋夫子屢言而門人互錄之意味深長學者宜深玩而詳思焉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胡氏曰複出而逸其半非也孔子曰知言又曰非先王之法言不

博學無方禮記內則

家語六本篇孔子曰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

說壽閣

集覽卷之四

二十六

禮記卷之四

主忠信兩見學而子罕君子不重章學而篇

教道故孔子多誦古言。論語所載不皆孔子之言矣。蓋父在則觀其志。父沒則觀其行。古言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亦古言也。孔子或並引。或單誦。非複出矣。所以並引者。以見學貴博也。并二言而義圓矣。門人所以又錄其單者。以見孔子用古言之方也。如主忠信。亦非複出而逸半者矣。仁齋先生以君子不重章非一時之言。可謂善讀書。然未識孔子誦古言悲哉。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古孔安國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新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古喜見其衰。以為懼。喜懼交臻。而愛親之心。不能自已。其不可不知也如此。聖人之言。天下之至言。理到此而盡矣。教到此而極矣。不可以其語平易而忽言。諸微無說。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古包氏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為身行之將不及

新言古者所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所以行也。是以輕言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其口必不易矣。

見禮記

不月後

徵 建及也。朱氏曰：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此言言之易而躬履之難也。夫言而不稱，可恥之甚也。人尚實而不貴華，故恥之如此。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古 孔安國曰：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則無憂患。

新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古 義：約者檢束之謂。言修身處事皆當檢束也。聖人之言猶著龜神明，必應必驗。此言至淺，然從此則得違，此則失，必然之理。

徵 以約失之者鮮矣。此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之意。古單言約者，困約與約束耳。孔安國、朱子胥失之。

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孟子告子篇。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古 包氏曰：訥，遲鈍也。欲遲而行，欲疾。

新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古 義：包氏曰：訥，遲鈍也。此夫子言君子之心，以勉學者也。胡氏曰：敏，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自不能變其氣質，奚貴於學哉。

徵 無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古 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

新 謝氏曰：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鄰，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古 義：朱氏曰：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鄰，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必以類應，故有鄰也。人不知而不知，不

西云大野系凡

德者必有其類

德者必有其類

德者必有其類

臣哉鄰哉書笈

易曰文言
詩云大雅丞民

孟子君子之心也然德不孤必有鄰必然之理也故
子言德之既成必無孤立之理以定學者之志
亦在其中之意學者惟當患德
不成而無以饑渴為心室也

也易曰敬義立而德不孤亦謂多助者也詩云民
之秉彝好是懿德是德之所以多助也夫德而莫
有助焉者則湯與文王豈七十里若百里而興乎
哉古註引方以類聚同志相求可謂謬矣仁齋先
生引祿在其中矣可謂鄙矣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謂速
數之數

新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
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
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
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古義數煩數也此言事君交友皆當以禮進也若
褻狎戲弄屢相往來至於煩數焉則為臣取辱為
友見疏當自戒也故事君者非堯舜之道不敢以
陳則不辱矣與朋友交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則不
矣疏

徵事君數數必古言謂屢諫也朱註為得之蓋人
不可言喻也貴自得之也如憤悱啟發可以見
己自孟子以言語強聒而後斯義遂泯矣仁齋先
生據古註為煩數之義曰褻狎戲弄屢相往來至
於煩數焉臣之於君有職守在豈可以屢相往來

者之哉。士之居學，比諸百工居肆，則朋友同筆硯，
春尚矣。何翅屢相往來已乎哉。其失亦坐不識古
言而徒以字義解已。

論語徵集覽卷之四終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